

从勾栏瓦肆到数字舞台的戏曲传承 古老“猴戏”焕新记

去年,婺剧《三打白骨精》摘得第18届文华奖桂冠,巡演火爆,一票难求,精彩片段在短视频平台大受好评。在此之前,国产游戏《黑神话:悟空》在全球掀起热潮;动漫电影《浪浪山小妖怪》以“平行世界”里小妖的西游故事,引发无数“职场打工人”共鸣……《西游记》已然成为当今时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经典IP之一,不断刷新着人们的期待,带来颇多意想不到的惊喜。特别是在最近B站跨年晚会上,创意戏曲秀《三打白骨精》以不拘一格的先锋姿态燃动全场,在线上线下引发年轻人热议,将戏曲这一“非遗”艺术推向“破圈传播”的新一轮高潮。

问世已数百年的《西游记》缘何能拥有如此经久不衰的“魔力”?以“猴戏”为代表的西游戏曲又为何能在不同的舞台上常演常新?



京剧《大闹天宫》(资料图片)

1 从史实到神幻

众所周知,百回本的章回小说《西游记》是家喻户晓的“四大名著”之一,然而五光十色的西游世界却远不止于此。作为世代累积型小说,《西游记》的成书、传播与演化历经漫长复杂的过程。唐贞观三年,玄奘法师历时十七载取得真经。回国后经他口述,由弟子辨机辑录成《大唐西域记》;又有弟子慧立、彦惊撰成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,以记录师父事迹,此二书除纪实之外,已融入宗教心理与神异色彩,成为西游故事的初始起点。此后唐宋文人笔记等,都不乏对玄奘故事的志怪化演绎。约成书于宋代的说经话本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中已有虚构的猴行者与深沙神,但行文朴拙,主要为弘扬佛法灵通,与市井巷陌芸芸众生尚有距离。

包括宋元戏文《鬼子母揭钵记》《陈光蕊江流和尚》,元杂剧《二郎神锁齐天大圣》《猛烈那吒三变化》等在内的西游戏,则对小说成书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元代杨景贤创作的《西游记杂剧》聚合了此前纷繁的“西游”元素,取经队伍与故事结构在其中基本定型。除此之外,戏曲还从两个层面为西游故事注入了新活力,即活泼泼的世俗风情与诙谐烂漫的喜剧精神。

此时,戏曲中西游故事的宗旨从宣教走向世俗化,沾染了更多凡俗烟火气。以《西游记杂剧》为例,相较于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中单纯作为护法者的“白衣秀士”,杂剧中的孙行者是一个更具民间气息的叛逆“妖仙”。他有完整的家庭谱系,兄弟姐妹均是名号响亮的魔头;劫掠金鼎国公主为妻室,携有民俗传说中“猿猴好色”的原始因子;还动辄用神偷伎俩,将王母仙衣据为己有。猪八戒在此剧首次出现,他好色贪吃、偷奸耍滑,充分彰显着“食色性也”的本能一面,却也率性憨直、自带亲切感。唐僧亦非传统意义上的大德高僧,取经动机是“方报皇恩万万千”“今日报了父仇,荣显了父母”,入世色彩强烈。他软弱怯懦的一面并非对其人格的刻意矮化,而是戏曲的通俗性使然。就情节而言,现存元明西游戏多以斗法为主要内容,各路神魔奉上一场场富有趣味性、游戏性的宝物和法术比拼,贴合市民的审美趣味。

其次,这一时期的西游故事有了喜剧精神的融入。观众光临勾栏瓦肆是为了“茶余饭饱斋时候……待去歌楼作乐,散闷消愁”(高安道《嗓淡行院》),因此“插科打诨……欲雅俗同欢,智愚共赏,则当全在此处留神”(李渔《闲情偶寄》)。进一步言,戏曲喜剧精神的内核更在于打破礼乐束缚,追求自在超然的风采。

2 从“案头经典”到“舞台经典”

自明代世德堂刊《西游记》(现存最早的《西游记》版本)小说问世,明清西游戏基本皆以此为蓝本改写,戏曲也成为“西游戏”故事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。其中,清宫连台本大戏《昇平宝筏》可谓一个重要坐标,该剧虽不乏渲染歌舞升平、四民乐业的颂圣谀辞,但在编创者的匠心独运之下,绽放出独树一帜的光芒,真正将“案头经典”转化为“舞台经典”。

康熙年间宫廷演戏已日渐频繁,康熙帝曾传旨改订《西游记》剧本,但仍嫌粗糙。酷爱观剧的乾隆帝命大臣张照再次改写,乾隆本《昇平宝筏》共十本240出。在宫廷演剧全盛期,每日演一本,连演十天方告结束。《昇平宝筏》规模宏大、情节丰富,曲白生动俚俗,表演性、观赏性强,标志着戏曲舞台艺术的精致程度更上一层楼。

首先,在这部戏中,已经可以看到以敷演热闹紧凑为审美

取向。其次,《昇平宝筏》通过丰富的科介说明、角色调度和机关砌末,营造出魑魅魍魉的奇幻世界。清宫凭借雄厚财力,建造出恢宏富丽的三层戏楼,令西游故事的奇幻想象落地为具象舞台。刺激的斗法桥段尽显能工巧匠的艺术巧思,给观众带来目不暇接的视听盛宴。

道光年间宫廷演剧衰微,大批被裁撤的民籍艺人推动了宫廷与民间的交流,促进了民间戏曲艺术提升。《昇平宝筏》在排场设计、舞台美术、表演技艺各方面可谓尽显“十八般武艺”,以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,成为西游演剧史上不容忽视的瑰宝,深刻影响了后世诸多西游戏。

3 从“猴戏”到“破圈”

晚清民国以来,西游戏中尤以悟空为主角的武戏深受欢迎,衍生出“猴戏”这一通俗形象的称谓,涌现出风格迥异的派别、身怀绝技的名角。京剧猴戏最享盛名,分“北派”和“南派”。前者由“同光十三绝”之杨月楼开创,强调神似,力求塑造神威庄严、气度不凡的美猴王。后者更注重对真猴的模拟,使用逼真脸谱和毛头,展现惊险技巧,以郑法祥、盖叫天等为代表。20世纪中叶,绍剧猴戏在学习南派猴戏的基础上应运而生,1960年的绍剧电影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凭借引人入胜的情节、高昂传情的唱腔,结合电影特技,在海内外引起轰动。1982年杨洁执导的电视剧《西游记》更是几代人心目中的经典记忆,六小龄童扮演的孙悟空可谓点睛之笔。

与此同时,西游题材仍在戏曲舞台延续,如国家京剧院的经典武戏《大闹天宫》,老少咸宜、代代相传,成为国粹走出去的标杆;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的《火焰山》,巧妙将提线、杖头、掌中木偶与人偶融为一体,趣味横生……但是,受新兴娱乐方式的冲击,戏曲艺术也面临着市场流失、表达亟须更新的严峻挑战。在此背景下,婺剧《三打白骨精》和B站同题创意戏曲秀的成功实践无疑是一剂强心针,不仅有力回击了“戏曲已过时”的论调,也带来许多宝贵启示。

B站《三打白骨精》最引人注目之处,便是对高科技大胆合理的运用。甫一开场,屏幕上灵动的三维CG动画先声夺人,金箍棒横空出世,令人耳目一新。动画时而以写意的黑白水墨、缠绕飞舞的红绸,映衬悟空内心的压抑与交锋;时而以崩裂的山石、昏暗灯光下醒目的巨型盔头,象征白骨夫人膨胀的欲望……这一具有科技感的舞美设计并不喧宾夺主,反而令人感到新颖别致、身临其境。整台节目将多剧种有机融合,服务于故事讲述,以紧张的矛盾自然推进剧情。而要想在短短几分钟内讲述一个深刻的故事殊为不易,主创人员又别出心裁地调动古典诗词资源。

《西游记》第三十二回,在经过一番磨砺后,“师徒们一心同体,共诣西方”,唐僧以“寻穷天下无名水,历遍人间不到山”之句感慨一路风尘仆仆的旅途。而要回应“经典如何获得新生,古老戏曲艺术如何与时俱进”的叩问,也正需秉持这份不畏艰险、勇往直前的探索精神。

(据光明日报)



B站跨年演出节目《三打白骨精》剧照

京剧《大闹天宫》(资料图片)